

同名电视剧由

张东健、唐艺昕、姜潮

倾情出演



我曾爱过你 想起就心酸

自由极光 著

少女与大叔的绝美爱情故事。
你来了一下子，
却改变了我一辈子。
遇到你，
已经花光我
人生所有运气。

Once Loved You
Distressed Forever

我曾愛過你
想起就心酸

自由极光
著



Once Loved You
Distressed Forever

长江文艺出版社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曾爱过你想起就心酸 / 自由极光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354-8725-4

I. ①我… II. ①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0908 号

我曾爱过你想起就心酸

自由极光 著

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 北京知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人: 谢不周 凌草夏 八月长安

出版人: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

责任编辑: 张维

助理编辑: 赵晨阳

封面设计: 又一

媒体运营: 刘峥

责任印制: 张志杰

内文设计:  金耀设计室
DO DESIGN STUDIO

封面绘制: PP 殿下

总发行: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010-58678881

传真: 010-58677346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邮编: 100028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11 楼 邮编: 430070

印刷: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 毫米 × 1270 毫米 1/32

印张: 10.5

版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352 千字

定价: 38.00 元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

我很怀念她

很多年过去了

序

引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深夜打电话的两个人

童话是相信的产物

仲夏夜之梦

一万年太长，只争朝夕

哪个男人不想爱上一个女护士

一碗清晨的卤煮火烧

忆苦思甜念往昔

冤家路窄一线牵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001

007

012

021

034

046

058

072

086

目录
CONTENTS

如今想起

我十八岁时的样子

八	每一天都有梦在现实中死掉	104
九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120
十	生活就是一个大波紧接着另外一个大波	133
十一	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花香你爱笑	154
十二	有什么样的女儿，就有什么样的妈	188
十三	我们都把对方错过了	226
十四	生活总是落井下石得可怕	262
十五	我曾爱过你，想起就心酸	292
尾声	我在未来等着你	321
后记	陪君醉笑三万场，不诉离伤	327

序 深夜打电话的两个人

我和极光是一种常常在凌晨三点通电话的朋友。

常常昼夜颠倒的我，每到凌晨都会有一种感觉：自己是这座城市里唯一还醒着的人，那种心情堪比猫头鹰倒挂在深夜的森林里，孤独地盯着外面的一片漆黑，想着大家都已经各自在床上做梦。那些梦拒绝我的参与，而醒着的世界也都没有为我亮灯。

这种时候，我常常会有一种被世界暂时遗忘的感觉，就像水槽里被忘掉没洗的唯一一根筷子，或者挂在饭店门口孤零零的雨伞，一直没人来取走。

而这种时候，我一般都会重新刷一下微博，然后就会看到极光刚刚更新一条：“这个点儿还没睡着，我躺在床上痴傻地笑了。”

然后我就会给这个痴傻的人打个电话，一起痴傻地打发掉这些半梦半醒、半明半暗的时间，一起等天亮。

在这些半夜三点的电话里，我们常常聊到天际开始发白，手机开始发烫，才会结束通话，但聊天的内容，实在没什么营养。整个过程无非是以“我睡不着”开始，到“我还是睡不着”结束，其间的主题可以涵盖美容护肤、皮鞋保养、遇到的

糟心事儿、各自的感情问题，还有一个百聊不倦的话题：我又写不出来了，怎么办？

极光不是一个会安慰人、会说贴心话的温顺型朋友，和我一样，我们都是懒得打和平球的人，都喜欢扣杀。如果和别人聊天，是一次精神放松，和极光的每一次午夜电话，都要全身心投入，才能接得上他的话。极光虽然人看起来像是那种在开满花儿的野地里傻笑着抓蝴蝶的家伙，但他的脑子是四核的，转速特别快，区分得很清楚，线路也理得很有条理，只是有时候，他的聪明不露给外人看，他只用来自挤对凌晨三点和他通电话的自己人——比如我。

就算明知道会被挤对，但我还是喜欢在小说写不下去的时候，给他打电话，电话那一头的极光，才不会说“鲍鲸鲸，你有才华啦”这种其实我很想听的话，他只会说“虽然我不是女人，但也懂那种生不出来的痛”，然后荒唐走板地给我献歌一曲。当我对着那刺耳的歌声大喊闭嘴的时候，他又会开始扯一些社会问题、茶道知识和睡子午觉的重要性。当话题越扯越远的时候，他又会猛地杀回来，认真地问我：“你今天写了多少字？”

“两千……多……不过我准备睡觉了，今天的气数尽了。”

“少来这套。”

“真的没灵感啦！”

“你当我是你妈啊，这种话我会信？你就是懒。再去写两千！”

就是这样，每次在挂断电话后，我都会好奇，这么长时间的通话里，我们什么都没聊，怎么就能把时间杀出去这么多。我想听他说安慰我的话，他一个字没提，但是很妙的是，挂断电话后，我反而忘了打电话之前的我，到底在叽叽歪歪些什么。

我和极光就是这样的朋友。天亮以后，我们很少见面，在极光白天的世界里，他有自己钟爱的人，有未完待续的故事，有纠结，有际遇，有我给不了的感动，也有我想象不到的精彩。我也一样，每天睡醒睁开眼，会接着编我自己的故事，接着和男朋友你依我依或是吵急了眼，接着在光天化日下，努力让自己趁着天光再走得

远一点儿。

但天黑以后，睡不着的时候，又像猫头鹰一样眺望着远方，心里有好多傻话、呆话、梦话想对着墙说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没那么惨，我可以拿起手机，给另一只住在这个城市西边的猫头鹰打电话。

有你真好。看，极光，因为你一直挤对我，拒绝我的真情流露，立志在情感表达上把我培养成一个冷血女杀手，像这种肉麻兮兮的话，我只能写在这里，以此明志了。

我一直觉得自己没什么朋友，自己的人际关系网，说好听是极简，真实情况是寒酸，手机里只存着十几个人的电话，还包括了我爸我妈。这么做不是高看自己手机的纯净度，而是总觉得，如果有一天被人绑架了，绑匪按照我的通讯录里存的电话，一个挨一个地打过去要钱，我希望每个接到电话的人都会说：“哦，鲍鲸鲸啊，我认识她。先别杀，我给你凑钱去。”

极光的电话就存在我的手机通讯录里，为了我的安全起见，我发自内心地希望他的新书大卖特卖，多赚点儿钱，日后好为我的赎金添砖加瓦——虽然被绑架这种极端情况出现的机会不大。

极光在这本新书出版前，发来一份电子版先给我看，那时候我正在写自己的新小说，每天对着屏幕折磨自己，无数次想椅子一蹬直接躺倒在地上打滚儿。有一天实在写不下去了，我把极光的新书完整地看了一遍。

看完以后，我觉得自己清静了很多。作为一个讨人嫌的摩羯座，我的人生里充满了计较和在乎，这份计较与在乎，大多数时间里都用来自我折磨。看过极光的新书后，我默默地关掉电脑，关上了灯，认真地洗了洗脸，然后上床，睡了一个很完美的觉。

极光的这本书，带我回到了大学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极光笔下的莉香、

猴子和大叔，还有发生在电影学院里所有的故事，就已经感动过我一次。我还记得自己在回家的城铁上，抱着这本书看过了站，还记得当看到莉香爬到电影学院的标志物——金字塔顶端的时候，我坐的那列车，刚好经过了知春里这一站。如果我那时候下车，沿着路走十五分钟，就可以看到熟悉的校园，和那座戳在草坪上一动不动的实际样子很怪的电影学院金字塔。

我很难形容当时的感受，只记得城铁在这一站停下来，放走一些人，又吞下一些人，然后匀速地离开。隔着车窗能看到通往电影学院的路口，那路口离我越来越远。

当时我很感谢极光，感谢他用自己的文字，记录下了一些发生在电影学院的故事，无关真实或杜撰，它都存在，都白纸黑字地留了下来。以后，如果有一天，我们圆滑地都不愿意承认自己年轻过，极光大可以把这本书甩到我们的脸上来。

四年后的今天，又是毕业季，而我和极光的社会大学四年，也算是结业了。不管学分修没修满，资历够不够直升下一站，我们都横冲直撞地闯了过来，而且，比在电影学院时更勇敢——起码我眼中的极光是这样。

四年后，极光把当初的这份感动提炼得更深、更有力，然后又一次摆到桌面上，让我和很多已经忘记了校园生活的人，自发地停下来，回到曾经以为是终点的地方，去看看当初急着离开时，有什么东西被自己遗忘了。必须说的是，四年后，再看这本小说，极光写进内心深处的那份备忘录上的东西，一点儿都没丢，一点儿都没变。

还有一件小事，极光大概都不知道，但我想写在这里，郑重地谢他一次。

毕业时，我和男朋友吵过很大一架，那次争吵，就是《失恋33天》的发源地。当时马上毕业，感情濒临崩盘，我的状态差到不能再差，不想见人，不想说话，几乎是把自己锁在了保险柜里，然后每天逼自己忘掉开保险柜的密码。

最后为我打开保险柜的人，其实就是极光。我记得那天，因为我们的一个朋友过生日，我浑浑噩噩地去参加了生日宴，那天一起出席的，还有极光同学。

那天的饭局上，我跟极光说了自己感情上的悲催事儿。平时，我和极光都是

一点儿瑕疵都忍不了的人，他会为天花板上的一条小裂缝，重新粉刷一整面墙。但没想到，那天我跟极光说了自己的纠结之后，极光没说什么，只是幽幽地建议我：

“为这么点儿小事，这么想不开，那不如去出家好了。”

我想朋友也是分各式各样的，而极光，就是我心里那个永远说真话的人。他说不了假话，一说假话的时候，他脸上就会露出刚吃了苍蝇刺身那样的表情，我知道那是他受不了自己了。

就是那天晚上，被极光骂过一顿后，我终于决定和男朋友再见一面，好好聊一聊。在去见面的路上，下了大雨，我冒着雨赶到时，发现男朋友也等在大雨里。

那时候我就想，大概这手暂时还分不了。

那时候没分成手，后来也就搁置了，一直到现在，还是和当初的那个人每天嘻嘻哈哈、懒懒散散地混在一起，混过了社会大学的这四年。如果没有极光当初的迎头一棒，我想那天我大概不会和男朋友见面，也就不会下起那么煽情的雨，至于现在还会不会在一起，也无从分析。

所以，虽然一直不愿意承认，但在心里，极光一直是在人生的岔路口上，扇过我一巴掌的那个人，“醒醒吧，鲍鲸鲸。”他用行动那么说来着，就像王小贱对黄小仙做的那样。

每次想开口告诉极光这件事时，我们总是在聊八卦，总是在扯闲篇儿，总是在抱怨最近的天气路况人际关系，总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去补上一句有点儿迟了的：谢谢。

谢谢你。

下一个四年，请你继续做这样的你。

鲍鲸鲸

引言 童话是相信的产物

“你烦不烦啊！每隔一小时打一个电话你是逗我玩是吗？把我这里当声讯台了啊！不是跟你说了吗？！耐心等待！”

七月初的午后，阳光透过落地窗洒了满室，海边有风很好地吹进来。

我以一个十分怪异的姿势蹲坐在阳台上，环绕在一片绿植中间，假扮花仙子之余，默默感叹着女性激素紊乱后的恐怖，最后一次觑着脸在电影学院招生办大妈不耐烦的嘶吼声中挂了电话，便听到了按门铃的声音。

“丁零、丁零、丁零……”，往日早已习以为常的门铃声，声声入耳，如今清脆甜美得仿佛某种预兆。

我像一只受了惊的吉娃娃般竖起耳朵，继而连滚带爬地冲去开门。当我看到那个送EMS（邮政特快专递服务）的小伙子以及他手上的信封，愣神三秒后，上前就是一个熊抱，笑得几近癫狂地冲人家嚷道：“亲，你就是‘幸福来敲门’本人吧！”差一点儿把那脸蛋红扑扑的小哥吓得当即中暑。

当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仿佛远古的印第安人过玉米节一般，拿着录取通知

书幸福而缺心眼地转了一晚上圈圈。

如果小区物业允许在家中点燃篝火，我毫不怀疑我们三人会当即在客厅堆满木头。

在等待着进入这所全亚洲最知名电影学院的悠长夏日，爸妈每日把我打扮得花枝招展地赶赴各种饭局。

就差做成勋章挂在胸前，以示他们的女儿如今光宗耀祖了。

其实无怪他们的炫耀，要怪只怪我上学的时候太不争气，没少让他们在老师朋友的面前抬不起头。

我依然记得，自从初中开始，但凡班会和家长会，便是我的个人批斗会。

如今中了大彩，也无怪他们有一些合理报复社会的举动。

觥筹交错间，不免会有一些怪叔叔，装作很内行地讲一些他们听到的关于此学校的一些花边故事。

不约而同地，在这些讲述者的脸上，都会笼罩着一层神秘而暧昧的微笑。

而故事内容，则极尽一切大众想象和意淫的恶毒话语。

他们各种意味深长地说：“一个女孩子读表演系要保护好自己啊。”

彼时的我身为一个虎B少女，每每都会装甲坦克一般毫无畏惧地翻白眼说：“该保护好自己的是你们！”

明天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无论是什么滋味，都充满想象。

谁怕谁呢。这个年头，做什么事情，不是你拿青春赌明天？

夏天悄悄过去，并没有留下小秘密，转眼就到了开学报到的日子。

爸爸和叔叔开着两辆车携家带口浩浩荡荡地送我去上学，连年迈的奶奶和刚刚学会说话的表弟都没有放过，换作是战争年代，这基本就是一支敢死队的规模。

我一路上都在各种热泪盈眶，觉得我的家人真是爱我如生命。

等到他们在学校门口风一般丢下痴傻的我和行李，继而在我咬牙切齿撕心裂肺的吼叫声中扬长而去时，我才明白，我真是少女情怀总是死得太天真，这伙人送我是假，借机集体逃匿来北京自驾旅行才是真。

不过，还在怨恨的工夫，就收到妈妈的短信：“之后的日子要一个人加油了，大家商量好了，不给你任何舍不得我们的机会。”我看着那简单的一行字，差一点儿泪洒校门口。

很快，我告诫自己不能被这种小资产阶级情调吞噬心灵，于是我很现实地回我妈说：“请多给我一点儿生活费作为补偿。”然后自己被自己逗笑了。

并不大的校园，绿树成荫，流水淙淙，天蓝得浅薄而单纯。

无数同我一样稚气的面孔，骄傲而虚弱地展示着青春的美好。

一派有条不紊而热火朝天的景象。

这就是我要读四年书的地方。

我深吸一口气，拖着行李挺直腰板步子迈得仿佛雅典娜，却没想到，我之后的人生，将会由此改变……

在我进入这所学校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所期待的那一份风生水起并没出现。

我安分守己、素面朝天，每天老老实实上课，企图先变坏后堕落的人生规划，被生生地扼杀在了摇篮里。

这所学校，在揭开了神秘面纱深入其中后，你会发现，除去平日的学习气氛比较自由和宽松，夜半回到学校没有门禁还可以在一楼的宿管大妈处留下“外出看星星”的理由也没有人来管你之外，其他的地方，跟普通大学并没有什么不同。

身边虽不时有色彩纷呈的花边故事如趵突泉一般涌出，可终究是八卦的成分居多。

什么被包养，什么陪导演上床，什么潜规则未遂让人家骗了贞操，什么怀着赤诚之心去见制片人却被拖去陪投资方吃饭结果酒中下了药……

由嫉妒而产生的八卦总是香艳刺激，特别是在这样一个表面光鲜亮丽，大家其乐融融一家亲，实际上却是在你争我夺的学校里。大家太寂寞，也太悠闲了，更何况，这所学校的神秘感，以及诸多一夜成名的神话，更是让大众无条件地相信，这里面发生着一些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而在众多传闻中，最搞笑的一条就是：每个休息日，电影学院门口，都如同车展般地停放着一排来接我们学校女生的世界名车。

我上学前，不是没有幻想过，其中也能有一辆是为我准备的。

那位白马王子一定要开着辆绿色法拉利，脚踏七彩祥云来接我；我则一定要淡定地从身旁推出自行车一辆，傲视前方目光坚定地对他说：“本姑娘我，绝对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把你的法拉利开回去吧，爱我就坐到我的自行车后座上来！”

这样天马行空毫无逻辑感的幻想场景，在我真正进入电影学院后瞬间破灭：学校门口是禁止停车的，除去几个大胆的黑车司机敢于无视这条规定外，门口连辆超过五万元的车都没有。

这个蹩脚的传闻，也就不攻自破了。

但是，学校之外的人依旧乐此不疲，交口传诵这些在知情者看来子虚乌有的事情。

一开始在公共场合听到别人讲类似的事情，我都会触电般跳起义正词严地告诉他们事实真相，最后搞得一片冷场。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开始学会了不去打断别人，只是在一旁淡淡微笑着听他们讲得眉飞色舞。

有些事情，只是谈资而已，为什么要剥夺别人谈论的权利呢？

好多童话，也许都是在以讹传讹的过程里被一个最为相信的人记录下来，才成为童话的。

一个不相信童话的人，是永远没有可能经历童话中的故事的。

虽一向自觉自己冷静无比，披上黑衣就可以潜伏进敌营成为冷血杀手，但内里，我知道自己是一个相信童话的人。

大三那一年，在工体西路的那一家夜店，我竟然也遇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部童话……

仲夏夜之梦

—

Once
Loved You
Distressed
Forever